

J E F F W H E E L E R



国王的背叛者

THE KING'S TRAITOR

[美]杰夫·惠勒 著 张丽丽 孙会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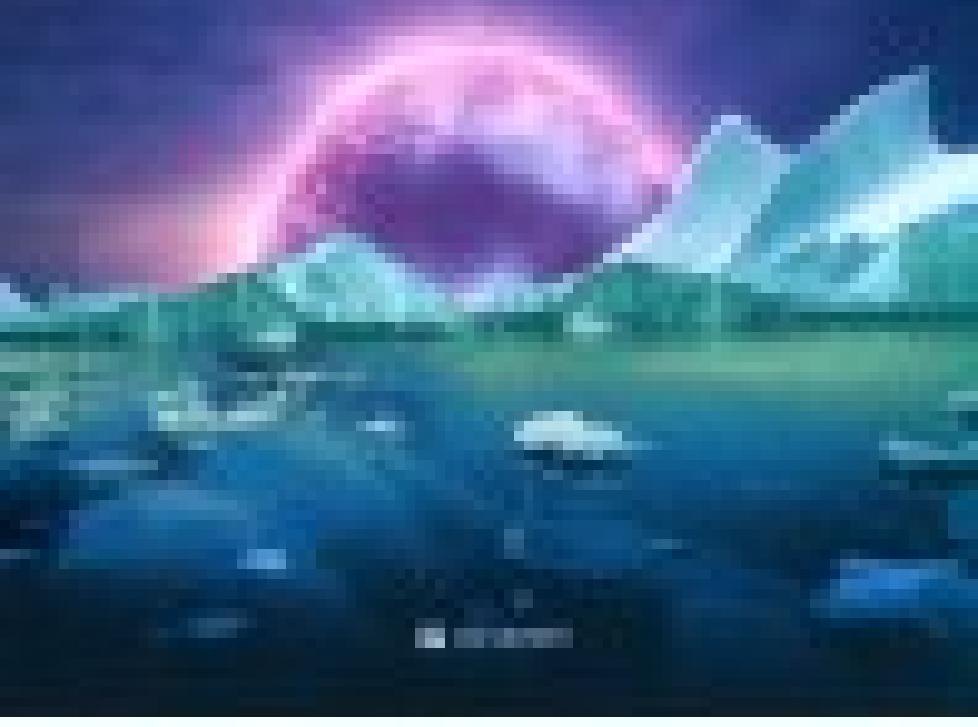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国王的背叛者

THE KING'S TRAITOR

THE KING'S TRAITOR



THE KING'S TRAITOR



国王的背叛者

THE KING'S TRAITOR

[美]杰夫·惠勒 著 张丽丽 孙会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王的背叛者/ (美) 杰夫·惠勒著; 张丽丽, 孙会军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帝泉系列)

ISBN 978-7-5321-6420-2

I. ①国… II. ①杰… ②张… ③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第146953号

©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 www.apub.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6-691 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毛静彦

书 名: 国王的背叛者

作 者: (美) 杰夫·惠勒

译 者: 张丽丽 孙会军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31,000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420-2/I · 5138

定 价: 5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13817973165

谨以此书纪念布丽吉特·道恩

王国地域及人物角色

君主国

锡尔迪金王国：国王塞弗恩，来自阿根廷家族。传说他从侄子手中篡夺了王位，挫败企图撼动他王权的一切尝试，成功捍卫了自己的王权，目前是所有王国中最富权力的统治者。

布里托尼卡公国：西尼亚女公爵，来自蒙特福特家族。年芳十五时女承父位，成为布里托尼卡女公爵。在她成年之前，布伦登·鲁被任命为护国公辅佐她，二十一岁时开始自己治理公国。她除了提防诱拐，还要躲避其他权欲极盛的贵族的逼婚，因此从未踏出公国半步。与锡尔迪金王国结盟。

奥西塔尼亚王国：国王沙特里约恩八世，来自韦尔图斯家族。阿弗朗奇之战以后，众多贵族家庭都被迫交付赎金，奥西塔尼亚在经济上遭受重创。面对锡尔迪金和布鲁格的联合进攻，奥西塔尼亚国王束手无策，只能拱手让出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与锡尔迪金处于敌对状态是因为奥西塔尼亚国王私自与塞弗恩的侄女爱丽丝·阿根廷结了婚，并育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

阿塔巴伦王国：国王雅各四世，来自卢埃林家族。阿塔巴伦是锡尔迪金的主要同盟国，因为雅各和伊蕾莎白·维多利亚·莫蒂默联姻。两人婚后育有两个孩子，王国因日益增长的贸易而繁荣。

锡尔迪金权贵

欧文·基斯卡登公爵：西境公，所辖西马奇郡，统领锡尔迪金王国的间谍部队“艾思斌”。

史蒂夫·霍瓦特公爵：抱病的北坎公，所辖北昆布布里亚郡。

杰克·保伦公爵：东陀公，所辖东斯托郡。

托马斯·洛弗尔公爵：南港公，所辖南波特郡。

凯茨比勋爵：锡尔迪金大臣，国王新晋亲信。

亲爱的欧文：

非常感谢你把我外公病危的消息告诉我。他最近的一次来信根本没有提及他的病情，病情的轻重我更是无从得知。一收到你的来信，我就劝我丈夫立刻与我到敦德雷南去。孩子们并不像我这样了解他们的曾外公，这不免让人伤心。我一直期盼着能回去看看，希望我们两个之间不会太尴尬，我始终把你当成我最亲密的朋友，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亲爱的欧文，希望你也能到敦德雷南去，外公一向疼爱你，把你视为自己的亲外孙。

你忠诚的，

伊蕾莎白·维多利亚·莫蒂默·卢埃林

阿塔巴伦王后

第一章 北方寒冬

北上的山路被冰雪覆盖，通往敦德雷南的路途天寒地冻，欧文·基斯卡登鞍马劳顿，但他已习惯了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几年里，史蒂夫·霍瓦特年老体弱，欧文承担了大部分本该由这位北方老公爵完成的苦差事。隔三差五，他都在路上奔波，作为锡尔迪金国王塞弗恩·阿根廷的代表，策马从王国的一头颠簸到另一头。但只要能不在王宫里待着，欧文就谢天谢地。国王日渐堕落，欧文都看在眼里，因此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也渐渐悲观起来。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做出支持国王的决定感到后悔，国王最终变成了敌人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几年前，欧文本可以跟塞弗恩的敌军结盟罢免国王，但现在如果他还准备这么做的话，就只能靠一己之力了。

欧文虽然才刚刚二十四岁，却已感觉力不从心。他关心的事情和肩负的责任成为难以摆脱的重负。他忧心忡忡，萎靡不振，支撑他继续走下去的一线希望，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逃离这种痛苦。

一想到要与伊薇再次相见——不，应该说与伊蕾莎白再次相见——他就感到忐忑不安、心烦意乱，但同时又让他冰冷如铁的心重

新焕发出温暖的感觉。自从两人七年前在帝泉王宫集雨池边道别之后，他再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他时不时会收到她的来信，她在信里用美好的词汇向他描述阿塔巴伦的种种奇观以及两个孩子的滑稽举止。他从来没有回过信——他做不到——但是后来，她外公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情况告诉她，否则怎么对得起她呢。他必须这么做，让她能有机会见上她外公的最后一面。再说，霍瓦特公爵对他恩重如山，他责无旁贷。这一切都让他鼓起勇气，去直面那个他曾深爱却无法得到的女孩。她嫁给雅各过得很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感觉更加糟糕。

穿过一片片树林，映入眼帘的是敦德雷南的宏伟景观，欧文勒住马，欣赏着四周的美景。山谷里耸立着顶着厚厚白雪的山峰，巨大的飞流瀑布从参差不齐的悬崖峭壁边咆哮而下。美景总能让他惊奇不已，但此时却掺杂着痛苦的滋味。她会在那儿，他看着大自然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观，不禁回忆起他未成年的时候老公爵对他的守护，想起他和他的初恋——也就是老公爵的外孙女——手牵手沿着悬崖散步的时光。

“这里的美景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啊，大人。”欧文的一位护卫骑士说道。

欧文面无表情，只是点头以表赞同。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来到通往城市的大桥，开始在桥上动手清理冰块和积雪。举目望去，可以看到红底金狮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那是霍瓦特领地边境的标志。城堡庭院中人山人海，在向他们敬爱的北坎公爵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下马后，欧文把马缰递给仆人，做了个深呼吸，情感即将奔涌而出，他需要做好准备。他只想蜷缩在马厩的草垫上，避开所有人。但他无论如何都得去拜会老公爵，根本无法逃避。让他颇感意外的是，

伊蕾莎白并没有迫不及待、情绪激动地冲到城堡庭院里来迎接他。当然，她丈夫也不会允许她那样做。

他手握剑柄，走进巨大的城堡，边走边回忆着自己是在帝泉王宫的集雨池发现别在自己腰间的剑鞘的那一幕。只有泉佑异能者才能看到和触摸到水池里藏着的宝物。就好像这些东西一直都藏在另一个国度里，只等着被这个王国的魔法——圣泉——所赐予权力的人召唤出来。这些年来，他从水池中取出过很多东西，一个胸针，他一直别在斗篷上；一把匕首，他深爱不已，其护腕处刻有已被大水淹没的莱奥内伊斯王国的景像；甚至还有链甲，没有丝毫锈迹，是他在一个已经在水里藏了好几百年的箱子里找到的。他擦了一下嘴，觉得有胡须扎着下巴。他现在不怎么刮胡子了，自认为没必要如此麻烦。他并不想用任何方式给任何人留下印象，尤其是莫蒂默家族的伊蕾莎白。

冲他打招呼的是公爵的管家，名叫约翰斯，他父亲多年来一直服侍着霍瓦特公爵。“欧文大人，欢迎您回到敦德雷南，”管家一边说，一边迈着大步追随着欧文的步伐，“上次在这儿见到您，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公爵怎么样了？”欧文问道，他跟着约翰斯，由他引路来到公爵卧室。眼前所见让欧文大吃一惊，他本以为他这位老朋友会在顶屋等他。

“他老了，大人。一天比一天没力气。”管家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他要是知道您来了一定很高兴。”

欧文皱着眉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想您应该知道，公爵的外孙女从阿塔巴伦赶过来了。”管家说着，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住在城堡里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公爵一直希望撮合欧文和他的外孙女。这段记忆犹如一团乱麻，

欧文不得不将其抛至脑后。

“嗯，我知道。给我的手下弄点东西吃。我们来这里的路上在帝泉王宫逗留过，他们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当然了，我的大人。您的房间也为您准备好了。”

欧文生气地看着管家。“那不是我的房间，约翰斯。我是这儿的客人，和其他人一样。”

昏暗的大厅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几盏灯向欧文耳中传来不祥的嘶嘶之声。当他们走到大厅尽头的一道房门时，约翰斯恭敬地在门上敲了两下，然后把门打开。他匆匆向屋内扫了一眼，深吸一口气，然后开着门让欧文先进屋。管家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这让欧文感觉非常尴尬。

她就在那儿。

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用长矛重击欧文的盾，让他一下子摔下马来。在欧文身上，这鲜有发生，实际上——这些年来还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但是痛苦的回忆和这突然窒息的气氛，恰是此情此景的真实写照。她依然那么美丽，乌黑长发编成辫子，盘成式样复杂的样式。她现在已经是女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看上去光彩夺目，那光芒深深地震撼着他，让他心中一阵剧痛。

伊蕾莎白坐在霍瓦特床边的椅子上，握着外公的双手。公爵满头白发，白得正如山顶上的皑皑白雪。他呼吸困难，气息奄奄，陷入昏睡，两只眼睛紧闭着。看着他如此安静、一动不动，真让人心痛，就像眼睁睁看着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轰然倒下一般。欧文的目光转向伊蕾莎白，此时她正转过头看是谁进来了。

“欧文。”她低声叫道。笑容让她的脸颊亮了起来，欧文看了却痛苦万分。

“你好，伊蕾莎白。”他话音嘶哑，想努力控制自己，却似乎马上就要失控。

她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欧文投以温柔的目光，眼神里夹杂着一丝同情怜悯。两人分别的这些年月里，他看得出她过得越来越好。她已经学会了再爱一次，享受着幸福美满的人生，可他却连一次都不曾尝试。

“我没想到你胡子这么多。”她说，一边友好地微笑着，一边走近他。“但你头发里的那簇白发还和以前一样。你走到哪里，我都能认出你，欧文·基斯卡登。很高兴你能来。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点了点头，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跨过彼此之间的鸿沟。

她眼中暗含悲伤。“现在我们两个人就只能这样相处了吗？”她柔声问他。“形同陌路，难道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让我实在心痛。你看起来糟透了，欧文。”

现在该说些什么呢？要想找到反驳的话语轻而易举。“还好你没戴上那傻里傻气的阿塔巴伦头巾。我以为我会见到那最糟糕的状况呢。”

他说的是白亚麻巾。跟随塞弗恩的日子太久，他现在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这样的言行对他来说如呼吸般自然。

她被欧文这样的语调吓到了，他这么不懂得尊重人。“我本希望我们再次见面时不会像这样痛苦不堪。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只能如此。对不起，欧文。”

“为什么道歉？”他轻声一笑，没懂她的意思。“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知道应该怪谁。”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绕过她，朝床边走去。他低下头，看着公爵瘦削的面颊和满头的银发。“我有时在想，他怎

么能忍耐这么久的，那些诽谤谩骂，流言蜚语啊。我试着将这些置之不理，可我是个人啊，我会流血，但他似乎从来不会这样。”

他感觉到伊蕾莎白静静地靠近他，这让他心中畏惧起来。“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她问道：“我不想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他摇了摇头。“你如果要忠于我，必然会背叛你丈夫，”他直言不讳。“我不想让自己冒这个险，更不想让你冒这个险，我们保持距离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国王一刻都没让我得闲。”他冷淡地说。

伊蕾莎白笑了。“这倒是真的。你一直为锡尔迪金开疆扩土，你的战绩我早有耳闻，你懂的。每件事我都知道。你先攻占了奥西塔尼亚的几个小镇和城堡，接着征服了莱高尔特使其臣服。国王派你去布鲁格，协助马克斯韦尔统一疆土，扩大统治范围，但是你却背叛了马克斯韦尔，不让他的权力日益强大。”

欧文得意地笑了。“毫无疑问那是国王的主意。”他苦涩地说。“他不希望任何同盟变得太强大，”他看着她，“包括阿塔巴伦。”

她惊愕地看着他。“你想说什么？”她的双眸似乎变换了颜色，正如天气风云变化般。今天，她双眸碧绿，比她身上穿着的深绿色长袍颜色浅一点。他几乎看不到她眉角那道小疤痕，那是一场暴动时她从马上摔下来留下的伤疤。

“你外公去世后，”他轻声说道，同时提醒她，“你可能继承不了敦德雷南。我猜国王打算让凯茨比继承。”

她的眼睛突然变成灰白色，气愤不已。“但我才是继承人。”她磕磕巴巴地说着，脸颊也泛起了红晕。

“欢迎来到帝泉王宫，”欧文说道，同时以戏谑的方式给她鞠了一躬，“正如我之前所说，不要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伊蕾

莎白，甚至包括我。”欧文摇了摇头，开始踱来踱去。“塞弗恩就是这样做的，你知道的，经常如此。他就这样控制着那些勋爵们，将他们想要的某些东西许给一个人，同时又许给另一个人。然后他就任由他们相互争执谩骂。最后，他却会把这个东西给第三个人。世上不再有忠诚，人们听他号令只因忌惮于他。任何人掌握太大权力都会让他感到不安。他没忘记你的丈夫曾攻打锡尔迪金，更没有原谅他。”

她惊恐万分地看着欧文。“我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欧文，你要听他差遣，这得忍受多大痛苦啊！”

他摇了摇头。“你不会知道，有太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他从她身边走开，用手指捋了下头发。

欧文感到她的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告诉我，你现在相信谁？一定有某些你信任的人。”

欧文点了点头，但他感到十分沮丧。“我相信埃塔伊内。”

“那个毒药师？”

“就是她。她对我十分忠诚，她帮我欺骗国王，糊弄他。”他又摇了摇头，想不通为什么会对她敞开心扉。秘密总是想要挣脱牢笼，他肩负着太多秘密，在他再次见到她之前，在他体内日积月累，使他觉得马上就要爆发了。他咬紧了牙关。

她走过来，站在欧文面前，眼中带着恳求的目光，请他相信她，她还是他的朋友，依然在乎他的幸福快乐。他几乎已经忘记这种感觉是怎样的了。“你是怎么欺骗国王的？”她小声问道。

欧文抿着嘴。“有时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国王侄子的复位之举被我击破，埃里克宣称自己一直都是皮尔斯·乌尔比克，之前都是假装的。但这是谎言，伊薇——伊蕾莎白。这是谎言，但国王却从那以后开始追求凯瑟琳夫人。根据法律以及婚礼仪式，他们的结合不符规

范，婚姻无效。他们没有以夫妻之名生活在一起，因为埃里克还作为囚犯被关在王宫里，和当斯沃斯一样。他们两个人一同谋划，找寻脱身之法。我让手下一直盯着他们。埃里克想和他妻子在一起……塞弗恩也想。”

伊蕾莎白面露厌恶之色。“我听说她还穿着丧服呢。她一直穿着黑色的衣服吗？”

“是这样。国王一直让人给她做新衣服。他爱着她，爱得顽固不化，他想娶她，但是她坚信自己仍然是埃里克的妻子。他想用圣泉的魔力诱她就范。”

“真可恶！”她说道，忍不住怒火中烧。

他使劲点了点头。“他这样执迷不悟让我心生厌恶，所以我利用埃塔伊内将他蒙在鼓里。埃塔伊内也是泉佑异能者，有伪装成任何人的能力。每当国王想劝凯瑟琳夫人松口时，埃塔伊内就扮作凯瑟琳夫人的模样，拒绝他。我只要力所能及，就会尽力帮她，只要有我在附近，国王的魔力在凯瑟琳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位可怜的夫人仍然忠于她丈夫，但是长久以来的压力，已让她精疲力尽。国王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他需要继承者。实际上，枢密院在考虑强迫她接受国王。”他举起双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想让埃里克逃走，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愿意帮他，因为这会有惹怒塞弗恩的风险。”

伊蕾莎白看着欧文，眼睛里充满敬意。她一声不吭，盯着他看了片刻。“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欧文。做这些正义之事，没人在身边帮你，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欧文叹了口气，因为她说的这番话而略感欣慰，但也讨厌这些话带给他的感受。“我如果真的有勇气，一定会废了他，”他坦言，“现在我清楚他的伎俩了，我对这个人已没有丝毫的敬重。也许我是唯一